



2013年3月,来自贵州的采茶工背着孙子在松阳县新兴镇大木山茶园采茶。



中国名茶之乡松阳,拥有13.18万亩茶园。全县春茶采摘大约需要13万名采茶工。每到春茶季节,来自贵州、云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地的采茶工就像候鸟一样,涌进松阳“淘金”。

采茶工的春天,属于茶园里的每一株茶树。

刚刚过去的三月,是松古平原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茶季。当春花烂漫、茶树吐绿,来自天南地北的采茶工,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松阳的13.18万亩茶园里。

茶海碧连天,正当采茶时。

清晨6时刚过,来自河南开封的采茶工吴青霞已出现在大木山茶园里。她头戴斗笠、斜挎竹篓,一手拨开茶枝,一手轻捻茶芽,茶叶入篓,指留清香。这是28岁的她第一次到松阳,用她的话说,自己是“慕名而来”。此前,她从未见过如此大的茶园。采茶首日,她分外卖力,半天便采得3.7公斤茶青,却因用力过猛,次日手腕便肿了起来,至今还贴着膏药。

放眼望去,大木山茶园里,齐腰高的茶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,片片新叶泛着绿油油的光泽。

茶芽绽放,茗香四溢。沿着新兴镇下源口村的茶园小道,30多名腰间绑着采摘袋的采茶工正在忙碌:站稳,双手不停在身前的茶丛间上下翻飞;稍远的,需踮起脚尖,一只手扶着枝丫,另一只手敏捷地采下一片片嫩芽。这样的动作,从早上6时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。她们很朴实也很尽心,采茶日里的活儿,一天都不落。

今年和李文娟一起来松阳的,还有她的5名山东老乡。这是她第8年到这里采摘春茶,手指早已被汁液染成墨黑色,与鲜翠欲滴的嫩芽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。兴致上来时,她会和老乡唱起民歌,欢声笑语在一片清香中荡漾开来。

为了省下更多春茶,雇主通常会将午饭送到茶园。就着保温杯里的汤水,采茶工大口大口啃馒头、吃包子,以保证下午有充沛的体力,整个用餐时间不超过20分钟。

检查采摘质量与称重,是采茶工心理波动最大的时刻,一天的收获与回报都在这一刻揭晓。每天的采摘斤数,都会变成账本上一个个歪歪扭扭的数字。她们把账本“藏”在枕头底下,枕着它入睡,迎接新的一天。

春茶季结束后,大部分采茶工选择返乡。而作为浙江茶主产区,这里的茶园还是留下了一部分采茶工,他们在此租田种茶,安家谋生。杨德伟是贵州人,2013年来到松阳采茶,此后便定居于此,当起了茶农。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出生,他的茶田面积也一路扩增至15亩,茶闲时打零工,茶忙时采茶叶,孩子在当地入了学,一家子成了“新松阳人”。

一双巧手,沉淀光阴与生活,留住芽尖的清香,采下致富的“金叶”,“送走这个春,迎接下一个春”。

记者 陈炜芬 叶承慧/文
记者 雷宁 兰雷伟/图

茶乡·茶园·采茶人



采茶工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,手指早已被汁液染成墨黑色。为了争取更多时间,他们的午饭只吃馒头、包子等。



每天清晨,采茶工迎着第一缕阳光,开始一天的劳作。



采茶工的收入建立在动作熟练、劳作时间长度的基础上,既是技术活又是辛苦活。尤其清明节前,即便是刮风下雨,他们也要继续工作。



检查质量与称重,是采茶工心理波动最大的时候,一天的收获与回报都在这一刻揭晓。



每晚,采茶工一边和雇主核对自己当天的采摘斤两,一边和老乡闲聊,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



来自贵州的采茶工在房内分拣茶叶,孩子在一旁写作业。这些年,很多外省采茶工留在松阳,转型当茶农,成为“新松阳人”。

责任编辑 陈炜芬

■二审 潘凤群 ■终审 金小林

■版面设计 杨祝娟